

# 你见过最酷的小说女主是谁？

皇帝看上了我娘，因她不从，当着众人的面羞辱她，虐待她。我娘死后，皇帝又对我动了心思。

为了报仇，我苟安他的皇宫里，勾引太子，与质子搞在一起，只为了有一天能借刀杀人。

1

他恶狠狠地对我说：「不准始乱终弃！」

眼前的少年，眉目如画，眼尾猩红，紧紧抱住我，像是要把我嵌进他的身体里去。

「应和，你我之间，本就是一场交易，我委身于你，你替我杀了父皇，又何来始乱终弃一说？」

「我不管，姐姐把我们之间的感情当交易，我可没有。」他凑近我的耳畔，呼吸绵长，沉声质问我：「姐姐为何还管那个老男人做父皇？」

我有些头疼，扯了扯腰间被他压住的，有些硌人的玉佩。手上一用力，推开了他，起身理了理凌乱的衣襟。

「认贼作父了许多年，习惯了。我进宫那会儿，才七岁，如今都二十余了，残花败柳了。应和，你该让我走的。」

我是真心的，这富丽堂皇的宫城，于我来说就是炼狱。

他又从后背抱住我，将头埋在我颈窝处，声音闷闷的。

「姐姐别不要我。我们在这皇宫里，相依相扶这些年，我就是为了你活着的。你若走了，我就活不了了。」

随后牵起我的手说：「先前为了寻你，我掘地三尺，把整个皇城都弄乱了。现在有好多事情要做，姐姐跟我同去吧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底的笑意盎然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仿佛先前带着大军，浴血攻破皇城的那个人不是他。

我与他四目相对，替他摘去了肩头的一根青丝：「你也知道，你马上就是皇帝了，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。比如，你的那些大臣们，就不会同意你娶我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。」

我的名声，从我娘入宫，我被狗皇帝赐封昭和公主那天起，就坏透了。

更何况，我九岁就杀了当朝大公主，十几岁就不贞不洁，周旋在诸多男人之间。

「你先前不也计较自己不是我的第一个男人吗？」我解开他的手：「去吧，找一个身家清白的小姑娘，做你的皇后。」

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嫉恨那个人，想让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好去杀了他。我没有半分觉得姐姐不贞的意思。」

「原来如此，那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是前朝太子苏牧，死前也曾许诺他当了皇帝，会封我做贵妃。他说像我这样美艳的女子，最适合做宠妃。」

我凝视着他：「众人都说我不祥之人。苏牧想纳我，死在了父皇的刀下。父皇想要我，又死在了你的刀下。你看，这不应验了吗？」

他却置若罔闻，反而十分坚定地说：「姐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与他们不同。我的皇后，只能是你。你只要肯留下来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」

「可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离开。应和，我想要自由。」

但他沉默了，垂下的眼眸中敛着情绪：「姐姐，别逼我用强。」

我冷静的面具出现一丝裂痕，无数不堪的画面从我脑海中掠过，「应和，千万不要，我最讨厌别人强迫我。」

虽然已经极力克制，但我的声音仍旧是颤抖的。

可他终究还是叫来了人，想将我囚禁起来。

当那些人走近我时，我满眼惊恐与愤恨，拼命抗拒着：「苏应和，苏应和，叫他们走开！」

我被绑了双手双脚，放在床上。

他和衣躺在我身旁，抱住我，替我拭去眼泪，他说：「姐姐，不这样做，我会死的。」

那满含乞求与渴望的神情，让我想起了苏牧。

2

我和苏牧之所以成为兄妹，就是因为他父皇看上了我娘亲。

为了得到我娘亲，皇帝逼死了我父亲，将我娘囚在深宫数年。只因她长得像那个让他又爱又怕，且爱而不得的女人。

起初，他竭尽全力的讨好我娘亲，封我做公主，提拔我父亲的族兄，给她修建最豪华的宫殿。

可我娘心里只有我父亲。

皇帝得不到她的心，便疯狂虐待她，最终逼死了她。

为了报这杀母杀父之仇，我苟安在他的皇宫里，勾引太子苏牧，与质子苏应和搞在一起.....

与太子苏牧相好的那一天，是我的生辰。

他很激动，我伸出臂膀环住他，仰头与他四目相对，媚眼如丝。

像一朵开在暗夜的玫瑰，极尽绽放自己的热情与芬芳。

他情动至极，呢喃着：「繁霜，我去拿红绳.....」

他眼尾猩红，「你看，你和她一样美，一样勾人，你看这雪一样的肌肤，若红绸缠绕其上，多好看呀！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笑意浓郁：「好呀，不过繁霜只愿意在龙榻上那样。我觉得金漆的龙床，更衬我的肤色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苏牧愣了一下，渐渐退去意乱情迷，眸色清明了不少。

他怕了。

我依旧笑着：「三哥哥不就是想在我这，也试试父皇与我娘做过的事吗？你想学父皇，就应该学得彻底一些。怎么，身为太子，从未肖想过那个位置吗？」

他脑门开始冒汗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

我勾住他的脖子，附在他耳畔蛊惑：「父皇这些年小心将养着我，是为了什么，三哥哥你是知道的。杀了他，我就是你的了。」

我的手，重新缠上他的腰：「你眼下虽贵为太子，可依着父皇的脾性，保不齐哪天就废了你。」

这是实话，那个暴君，除了他自己，从未爱过任何人。

苏牧瘦削，不若皇帝健壮高大，在他跟前又时常为他气质所摄，显得怯懦。

他一向看苏牧不上眼。

从前封苏牧做太子，不过是因为皇后无所出，苏牧又是庶长子，为了堵住大臣们的悠悠众口，做出的一个极其随便的选择。

眼下的情况不一样了，他有了嫡子，而且还有一个他特别喜欢的宠妃之子。

他有废太子的意思，相较于以往的漠视，这几年总对苏牧挑错。

我觉得苏牧多少对他是带些恨的。

「繁霜.....」谁知他噤着，颤抖着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直到他一滴汗珠落在我胸脯上，我耐心终于耗尽了。

我没想到，他竟怕成这样。屈膝一顶，他一声尖叫，从我身上滚了下去。

捂住自己的裆部，痛苦的抽搐着，扭成一团缩在地上，一只手指着，眼神愤恨：「贺繁霜，你疯了.....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」

我敛了笑意，起身扯过一件外裳披在肩上，赤足踩在他面前，冷声道：「三哥哥，我想报仇，想让父皇死，宫里人都知道。你若不敢杀他，就别在这浪费我时间了。」

他一脸煞白，一把拽住我赤着的脚踝，语带哀求：「繁霜，给我点时间，再等等。你已经把贞洁给了我.....」

他眼里满是对我的渴望，男人呵，怕到这种地步，还惦记着脐下三寸之事。

他那张脸，以及他对我娘的猥琐心思，让我恶心。

我看了一眼床上的落红，笑了，又坐了回去。

一只手摩挲着那朵暗色的花，一边柔声说：「你猜，现在我若是喊一声，有人进来看到这个场景，我说是你强占我的，父皇是信你还是信我？」

苏牧吓得一个激灵，不可置信地望着我。

我继续将红绸往我雪白的臂膊上缠去，「我就对父皇说，你想学他囚禁我娘亲那般，也囚禁了我做你的禁脔，好不好？」

我是笑着的，但眉眼是冷的。

一个柔柔媚媚的眼神，便压弯了他的脊背，他在地上一滩烂泥。

「繁霜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你知道的，父皇会要了我的命.....」他哭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

为自己刚才的忘乎所以，后知后觉的抖如筛糠，他怎么就把自己置于这样的死地呢。

3

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恨苏牧，他居然敢肖想我娘亲！

她是个多好的人啊，就算是被皇帝强行掳进宫的，但她从来没有恨过皇帝以外的人。

那时，她宫里有许多珍奇的吃食玩物，若有小孩子去了，她都会和和气气地款待他们。

我跟他们吵架，她也会劝导我不要乱发脾气，错不在他们。

可我知道，我娘是难过的。倘若没有我，她或许会一头撞死在会明殿的大柱上。

可她害怕我也遭皇帝的毒手，只得苟且偷生。

对于皇帝的求欢，从不拒绝，也不迎合，甚至不愿给他一个正眼。

后来皇帝耐心耗尽了，他厌烦了我娘的木然的表情。

一天，在宫宴上，他突然当着众人的面，想欺辱她。

我娘大惊失色，拼命想挣脱他。可她无论怎么喊叫，都不管用。

我气急了，想要冲上前去救出我娘，但一旁的宫人迅速拉住了我，将疯了似的我按在了冰冷的地上。

我娘哭喊着，哀求着：「让她走……」

可没用，殿内的人，有的跪着，有的掩面，还有人唇角掖着笑意。

我心痛极了，昏厥在地，再次醒来已经被关了紧闭，他们说皇帝要惩罚我出言不敬。

因为我对他说，千万别让我活着，否则我会亲手杀了他。

我娘就是在那天患上失心疯。

她终于会笑了，逢人就笑，狗皇帝又觉得她笑的太低贱了，太讨好，开始厌弃她。

狗皇帝就把她绑在寝殿里，虽仍旧夜夜留宿在我娘的宫中，但对嫉恨她的人，给予她的刁难，却视而不见。

导致她很快就死在了他的女儿苏乐手中。

苏乐是皇后所出，东骊朝最骄横跋扈的大公主，大我两岁。她讨厌我娘和我，认为是我们分走了皇帝对她母后和她的爱。

我娘没疯之前，皇帝把她护得很好，苏乐连她的面都见不着，便时常来我宫里辱骂我。

我娘疯了之后，她就如秃鹫一般，日夜盘旋在她四周。

最后趁看守我娘的宫人不在时，用糖果引诱我娘跳了太液池。

自从那次我嚷嚷着要杀皇帝之后，他就将我关进了佛堂。直到我娘死了，才下令解了我的禁闭，赦免我去见她最后一面。

我去的时候，她就躺在太液池的湖心亭里，身上胡乱裹着一条纱幔，赤膊裸腿。

苏乐站在那里，仰着一张娇媚的脸，冲我喊：「贱人，这肮脏至极的妖妇终于死了，你怎么不一起去死？」

我没理她，走过去，脱下自己的外裳给我娘盖上。

她青丝散乱地贴在脸上，我用手一点点的理顺它们，别在她的耳后，露出一张精致的脸，像是睡着了那般。

她手腕处还缠着一串水草，我摘了去，发现她一只手紧紧攥着什么。忍着泪掰开，是两颗用彩色油纸包着西域糖果。

那是供品，我认得，皇帝只赏给了皇后和玉贵妃。玉贵妃的儿子，才两岁，她从不离身的带着他。

我抬眼，看着苏乐，「你害死了我娘亲！」

苏乐邪恶的笑了：「是啊，这蠢货，让她学狗爬一次，我就给她一颗糖。她拿了一颗，觉得还不够，还想再要一颗，说是要给你留一颗。」

「可是啊，今儿风大，第二颗糖被风吹进了池塘，真是不巧，哈哈。」

糖怎么会被风吹进池塘！

她笑着，笑弯了腰，又笑出了眼泪，最后，还吐了一地鲜血。

因为我用一把剪子，捅进了她的心口。

一霎时，宫人乱作一团，奔跑着，尖叫着，引来了皇帝和皇后。

皇后抱着苏乐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而我抱着娘亲，坐在她对面，安静至极。

我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。

4

可就在皇后冲过来要掐死我时，皇帝呵住了她。

皇后红了眼，她说：「这贱人杀了乐儿，本宫要她给乐儿陪葬，不对，本宫要她九族都给乐儿陪葬。」

皇帝没看他，只深深地看着我，从牙缝中冷冷的挤出几个字给皇后：「朕叫你放开她！」

声音阴冷，犹如刚从地底爬出的鬼魅。

皇后吓得呆住了，他一把将我从她手里揪出来，着了魔似的，伸出手一笔一划地摩挲着我的眉眼。

我看着皇帝疯魔的眼神，忽地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我娘死后，我成了这世上唯一与皇帝心上人相像的女人。

那个女人是先帝的江贵妃，他的养母。

皇帝的生母是个小采女，生下他就被江贵妃毒死了。她多年膝下无子，便跟先帝要了他来养。

她只将皇帝视作巩固地位的棋子，在课业上对他要求十分严苛。偏她又极其美艳，偶尔一个笑颜，就能让他欢心许久。

可多年的严厉教诲，在皇帝心里埋下了阴影，直到她死，他都不敢正眼瞧她一眼。

江贵妃比皇帝大十七岁，他痴恋她时，她正处于妇人最风情万种的年纪。

我娘亲亦是在这个年纪被他强掳进宫的。

如今他失去了我娘亲，不能再失去我了。

我看着一旁啜泣的皇后，趁皇帝不备，使出全身力气一把推开他。

一个箭步，拔出了苏乐心口的那把剪子，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

看着他，满眼挑衅：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你想错了，我不是我娘，我无牵挂，现在就可以去死。」

「别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繁霜，朕求你了。」

我不为所动，一点点用力，刀口一寸寸扎进我肉里，鲜血沾满了我的手。

「繁霜，繁霜，除了你死和让朕死，你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朕都答应你。」皇帝说着，甚至跪到了地上。

他这一跪，四周的人，连同皇后，也跟着齐刷刷地跪下了。

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，一边踱步，一边放声笑着。

随后，我指着皇后道：「那你废了她，把皇后的位置留给我。还有，她刚才要我九族给苏乐陪葬，现在，我也要她的九族给我娘陪葬。」

「这个自不用你说。」皇帝松了一口气，没有丝毫犹疑，当即下旨废后夷族。

「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可以为了这个贱妇所出的妖女，这样对我？」

皇后保养得宜的脸上，先是震惊，再是不甘，最后只剩下深深的恨：「暴君，你不得好死！」

她被宫人拖着走的，夏日纱裙薄，双腿很快在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痕。

跪在不远处的苏牧，吓得瑟瑟发抖。

我看着他，心想真可惜，苏乐死早了，没能瞧见这个场面。

她怎么也想不到，杀了我娘亲，不仅没有替她母后分忧，反而加重了她的灾难。

皇帝看都没看她们一眼，只是伸手拿走了我手里的剪刀，珍宝似的捂着我的伤口：「传太医！传太医！」

我顺着他的力道，由他扶坐在石凳上，仰首看着他说：「不要想着囚禁我，我有一千种法子让你再也看不到这张脸。」

他叠声答：「好好好，只要你不伤害自己，想怎么都行。」

我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他试了几次才小心翼翼将我抱起来，朝我住的钟安殿方向走去。

钟安殿偏远，他一路不曾歇息，走过长长的宫道，每到一处，都跪满了宫人。

他们看我的眼神，除了恭顺害怕，再无其他。

从那一天起，刻在苏牧心中的，不止我娘的美，还有皇帝痴迷我这张脸的可怕程度。

他知道，皇帝小心翼翼地将养了我这么多年，就是在等待我长成江贵妃的样子。

可我不想坐以待毙，任由皇帝摆布，所以我勾引了苏牧，让他爬了我的床。

也是我蠢，总想着让他食髓知味了，或许能长点胆性，助我一臂之力。

但我没想到，暴君养出来的儿子，忒且蠢，还贪心。

眼下他一副吓破了胆的样子，真是恶心至极。

但现在我只是吓他一下，他的死要等到合适的时机，才能起到最大的效用。

我拿出剪刀，将那一片落红剪下来，然后蹲下身，拍了拍苏牧的肩膀道：「三哥哥，方才霜儿是开玩笑的，我可是真的喜欢你的，怎么舍得害你呢？说好了，等你登基为帝，我就拿这个来换一个贵妃之位当当，在那之前，你可千万别做会令我不高兴的事哦。」

他忙不迭地点头。

我将那块布收好，伸手去拉他：「走吧，去宫学，要迟到了。」

「宫学.....对了，今日会有新的西席先生过来。」他抹了一把泪，从地上爬起来。

「你看，我为了能伴你左右，昨日还特意去跟父皇求了允许我入宫学的旨意呢。」我整理好了衣衫，笑盈盈地望向他。

他脚下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

蠢货！

我去宫学，当然不是为了他。

而是听说皇帝从藩王那里要来的质子们，今日会正式入宫学。

复仇这种事，得做多手准备才行。

5

太祖在世时，为了巩固苏家万世基业，将自己的四个儿子分封在大渊四方，领兵坐镇拱卫京都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四藩王的势力，已对中都皇权构成了威胁。

尤其是近几年，皇帝穷奢极欲，大兴土木，频频增加地方赋税。加之锦州天灾引起的百姓暴乱，北边边境又屡次遭受敌国侵袭。

皇帝一边下令藩王们出兵镇压民变，抵御外敌，一边以国库空虚为名，拖欠军需物资。

甚至对兵部尚书左贤良挪用本该下发给藩镇的军饷，给自己置办万寿节的贺礼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终致藩王们罢兵，联名上书要求严惩左贤良，奸佞一日不除，军中便一兵不发。

至此，朝廷与藩王之间的矛盾，摆到了明面上。

皇帝本就冷血无情，转脸就下令车裂左贤良。

又要了几位藩王的世子来京都，名义上是朝廷代为教养，实则是将他们控为人质。

听说世子们收到旨意，都想尽办法不愿上路。

而翎英王唯一的嫡子，年仅十二岁的苏应和，在接到旨意的第二天，就跟使者一同上路了。

那天我去宫学时，他正坐在宫学的课桌上，跟围在他四周的一圈少年说着话。

清晨的阳光，透过窗棂，照在他的身上。

小而瘦削的身子，莹白的一张脸上，眉眼黑白分明，红唇一点，好看得像一个雪雕成的娃娃。

似乎是几个藩王的世子们，在互通姓名，他们脸上都带着些愁苦。

只有苏应和一脸笑意明媚，星眸带着光。

我和苏牧走近的时候，他正在说：「反正随身携带着，发作了便吃一粒就可以了。」

「吃什么？」我问了一句，对话被打断，几人齐齐朝我们看过来。

苏应和跳到我跟前，用手抓住我袖子一角，笑嘻嘻的说：「姐姐，是药，我患有心疾，方才和几位兄长谈到病发时要怎么处理。姐姐，你可真漂亮。」

一副自来熟的样子。

苏牧瞟了瞟他抓我的手，有些不快。

我哦了一声，好心替他们介绍：「各位，他是太子苏牧，我是昭和。」

昭和二字一出，对面的几人脸色就变了，有惊疑，有瑟缩，也有不屑。

其实不用介绍，他们也知道我是谁。

这间学堂本是太子专用的，皇帝为了昭显恩典，特许他们与太子同等的待遇。

而我，是宫中唯一准许跟他们一同入学的公主。

他们出现这副神情，大抵就是听多了关于我的传闻。

但问安还是要问的：「见过太子，见过昭和公主殿下。」

苏应和没有向我问安，他用小狗一样的眼神看着我说：「姐姐，我知道你，你是贺驿将军的女儿，贺将军是我大渊朝的英雄。」

一句话，避开了我所有的，关于这个公主身份的肮脏和不堪。

可他眼里的讨好太过明显，我哦了一声道：「他是你们眼里的英雄，但在我这，他是胆小鬼。」

一个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胆小鬼。

我娘被狗皇帝掳进宫中受辱的时候，他只敢跪在宫门外。

那时，我还在府中。

他不敢揭穿皇帝的恶行，只说孩子尚小，甚是想念娘亲，让皇帝恩准陪伴太后的娘亲回府。

多可笑，他居然替仇人粉饰太平。

我宁愿他闯宫，抢不回我娘亲，我们一家人都死在一起也是好的。

可他没有，只是日日去宫外跪着。直到皇帝为了讨好我娘亲，把我也接近了宫，他还在宫外跪着。

议论声四起，皇帝不高兴了。

以他戍边归来有功，用行赏的方式，让宫人送去了我娘的腰带和我的发簪。

第二天，贺将军醉酒，意外坠湖身亡的消息，传遍了京都。

那个懦夫，抛下我们母女死了。

「一个英雄，即使是穷途，也会选择跟敌人拼命，而不是自戕。」我看着苏应和玉白的小脸，又补上了一句。

其他人似乎很乐意见他拍马屁拍在了马蹄上的罔样。

他却不以为然，直勾勾地看着我道：「姐姐放心，我不是胆小鬼。往后你若有危险，我会全力护着你的。」

6

入夜，皇帝为庆贺我的生辰，设了宫宴。

皇子公主，京中有品级的命妇们都来了。

这些年，作为住在皇帝心尖上的人，宫里宫外的没有敢不讨好我的。

而外来的世子们，作为注入京都贵族圈的新鲜血液，自然也少不了。

各式各样的礼品，堆满了我宫中的大殿，歌舞不断，人声鼎沸。

可我兴趣快快，因为十五岁的生辰，于一个女子来说，是人生的分界线。

它意味着一个女孩从此可以寻觅良人，嫁人生子，和和美美过完一生。

寻常人家的女孩，在这一天，母亲会亲自给她打散发髻，再梳上漂亮的双环髻。父亲会替她亲自簪上新做的发簪，予她关爱、训勉、嘱咐。

我想她们心中，也会对未来有万千期盼。

有父母亲族的祝福，会收到心仪的礼物，这才是真正的及笄礼。

我看了看坐在主位上的皇帝，若没有他，我也会是她们中的一份子。

那个罪魁祸首此刻在笑着，眼窝深陷，却难掩兴奋。

他身边的大太监，顺着他的目光瞟了我一眼，尖声尖气地说，「皇上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今儿这神气，好一番春秋鼎盛。宫里早该有一桩喜事了。」

这话一出，在场许多人眼底都藏了古怪的笑意。

春初，皇帝生了一场风寒，缠绵病榻许久。

那一场病，让皇帝深觉自己老了。

他传召我去他寝殿，拉着我的手感叹，「繁霜，朕老了，等不起了，你快些长大，好做朕的皇后。」

我知道这话的意思，它是我的灾难。

他不给我办及笄礼，就是因为他不想做我的长辈，他想做我的男人。

他等不及要采摘将养了这么多年的果实，甚至连个明面上的位分都不愿给。

因为他知道我与娘亲不同，他也曾夸赞过熙安太后的风范。

熙安是江贵妃死后，他给她上的庙号。

众所周知熙安太后野心勃勃，曾经钳制了皇帝许多年，离女帝只有一步之遥。

皇帝知道我最像她的不是容貌，还有我的聪慧。若我做了皇后，他那些蠢且笨的儿子们，不是我的对手。

所以他食言了，他只想以公主之名将我圈养在他身边。

而我也给他备下了一份大礼。

为了恶心他，我让苏牧爬了我的床。

倘若今夜一定要有事发生，那至少要有一点他苏家的血脉献祭才行。

果真，夜宴过半，皇帝差人捧上来了一套新衣，他说：「繁霜，这是朕特意命内务府的人赶制的，去试试吧。」

那衣服虽叠着，却是醒目的大红色，滚了金边，一簇花冠拥在其上。

它看上去不像是公主的服制，更像是一件嫁衣。

满殿的人，无人不知晓那件华服当中裹着他的龌龊心思。没有人出言道贺，也没有人敢出言阻止。

我满心悲凉，目光从他们身上一一扫过。

苏牧垂着头，攥着酒杯，不敢看我。

先前想欺压我，无一不在我手里领教过我的跋扈嚣张的皇子公主们，有的快意，有的鄙夷。

那些与我无冤无仇的命妇们，则选择视而不见。

我呵呵一笑，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，站起身来，施施然地向皇帝行礼：「昭和多谢父皇赏赐。」

7

随后，我被宫人带下去，换上那套宫装。

妆娘给我梳了一个极美的发髻，我知道，那是时下京都最流行的妇人发髻。

待钟安殿所有的喧嚣退去，吱呀一声，我寝殿的门开了。

皇帝肥胖的身影和着浓烈的酒气，出现在了门口。

他醉眼惺忪，脚步踉跄，朝坐在铜镜前的我奔来，大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呼吸落在我的颈窝处。

他说：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」

可就在他掀开我肩膀处的衣衫，忘我亲吻时，寝殿门被撞开了，一个声音在喊：「昭和姐姐，我来给你送长寿面了。」

是苏应和，我松开了自己紧攥在袖中的发簪，心想今晚苏牧死不成了。

皇帝回头看见是他，满眼不快，一把抓起梳妆台上的首饰盒朝他掷去：「混账东西，你为何还在这里？」

沉檀木做的盒子，在他额角砸出一个洞来。顿时鲜血如注，染红了他半边玉白的脸。

他满眼恐惧，放下托盘跟皇帝叩头，瑟缩着道：「应和不知道今日是昭和公主的生辰，是以进宫前没备下礼物。方才在席间得知，就想着给她做碗长寿面.....权作礼物。」

皇帝还想说什么，苏应和忽地倒地不起，浑身抽搐。

他犯病了。

「来人，看看他怎么样了？」皇帝显然知道苏应和有心疾。

苏应和可以死，但眼下不是时机，质子刚入京都便死了，容易引起藩王骚乱。

我趁势挣脱他的钳制，扑过去扒开苏应和的衣衫，又从他荷包里掏出药来：「今日宫学，他跟我们说过，有随身携带药丸，吃过就没事了。」

皇帝极力忍耐着不快，「那就让他在这好生休息着。」

我看着皇帝离去的背影，松开了怀里的少年：「起来吧，人已经走了。」

他一骨碌从地上坐起来，仰头冲我笑：「姐姐，你身上好香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装的？」

我起身坐到桌旁，给自己斟了一杯茶道：「我在礼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。」

他也起身，讨好地凑到我跟前：「那姐姐肯定知道我是来救你的，是不是该奖赏我？」

「你不怕他？」我回眸凝视着他。

「不怕！谁会去查证一个病秧子的话。」他一脸狡黠：「而且，我还是个孩子，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」

他说得对，皇帝再怎么暴虐，也不至于跟他这样一个孩子计较，毕竟，他伪装得太好了。

但我不想接受他的好意，因为他在讨好我的同时，也在讨好其他人。

我这人吧，不容二心，就算是条狗，也只能对我一个人摇尾巴。

我理了理衣衫，正色道：「奖赏是没有的，因为你打断了一场好戏。趁我心情尚好，赶紧走吧。」

我说的是实话，苏应和若不来，我便会用那发簪在皇帝跟前以死明志。

明什么志呢？明我和苏牧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之志。早上剪下的那块有我落红的布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一个暴君发现属于他的成果被窃取了，会是什么后果，可想而知。

苏牧今晚很大可能会血溅三尺，死于非命。就算侥幸被人护了下来，也铁定会被废。

不管是那种结果，苏牧的太子身份，在我这就发挥了最大效用。

因为太子一旦被废黜，各方势力便会蠢蠢欲动，届时会有许多恶狼般的盟友可供选择。

我不介意与虎谋皮，我只要狗皇帝死。

苏应和自动屏蔽我的逐客令，他将面端给我说：「那就请姐姐收下我的贺礼吧。礼单上那些礼物是我父王命人备下的，不算，这才是我想送你的生辰礼。在我们那儿，生辰一定要吃长寿面才行，还有鸡蛋……」

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枚煮鸡蛋，已经被压扁了。

他的笑意也没了，好看的唇角向下一弯：「真可惜，原本像这样一滚，姐姐接下来一年都会顺顺利利的。」

那碗面的味道，闻起来很熟悉，像……像在我记忆中尘封已久的味道。

这让我没法做恶人了，将蛋接过来拿在手里：「我接下来一年里会不会顺顺当当我不知道，但你肯定不会顺心了。」

他冲撞了皇帝，今夜又在我这里过了一宿，苏牧善妒，也不会给他好果子吃。

苏应和摆摆手，歪着头，笑得人畜无害：「那不重要，姐姐开心才最重要。」

说完，撑着脸看我吃面，「姐姐，你真的好美。」

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夸赞我的容貌了。

一个小破孩子，懂什么呀。

我看着他问：「听说过怀璧其罪吗？我娘就是因为这张脸，被掳进宫，死在了皇帝一家的手里。我呢，留在这宫里就是为了报仇。所以，别指望在我这有所图，太危险了。」

念你年纪尚幼，与这一饭之恩，早点走罢。

可他怔怔的看了我许久，说了一句：「怀璧者无罪，有妄念的人才可耻。」

那眼神太生动，以致于我一时无言。

他又笑了：「姐姐快吃，面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吃完就去沐浴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」

一边说着，一边拂了拂我的肩膀，那是皇帝先前亲吻过的地方。

我唇角一弯，看来这小破孩，什么都懂呀。

那晚过后，皇帝的咳疾又犯了，一咳起来就喘不上气的那种。保命要紧，他只得整日在榻上躺着，我因而得得以暂且苟安。

经过一段时间观察，我发现几个世子当中，东安王的世子，苏长平是助我复仇的最佳的人选。

首先，他是东安王最看重的嫡长子，是东安王最钟情的王妃所出，打小就带在身边教养。

东安王辖地楚州，沃野千里，百姓富足，兵强马壮。我若争取到苏长平就等于争取到了东安王的支持。

其次，苏长平其人十分悍勇，武课特别出众。

所以摆在我面前的，有两个选择。

一是成为苏长平的世子妃，保他平安回到楚州。届时也不用担心东安王不接受我。

皇帝下一步有削藩打算，第一个想动的就是东安王。我会以去楚州做间者之名，让皇帝同意我跟苏长平回楚州。

二是让苏长平去刺杀皇帝。以他的身手，只要有机会近身刺杀身体大不如前的皇帝，得手的几率极高。

只是我在苏牧那里吃过走肾的亏，这次无论如何得让苏长平走心才行，我得让他爱上我。

但苏长平有些愚钝，十八九岁的人了，对男女情爱之事，一无所知。

平常连多看我一眼都会脸红，根本谈不上其他接触。

所以，我想了许多法子，制造我和他的单独相处的机会。

宫学后边有个池塘，苏长平休息时爱去那边扎马步练气。

一天，我提前去那边候着了，脱了鞋袜，坐在池塘边，将雪白的双足浸在水里。

瞧见他来了，便假装受惊，站起来脚下一滑，他慌忙伸手来接，我便顺势摔倒在他怀里。

我们贴的太近，我胸前的柔软，就抵在他手臂上。

一落地，他就想触电似的松开了我，转过身去：「非礼勿视，殿.....殿下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.....这就去叫人来。」

我呀了一声，复又趴到他肩上：「世子，我脚扭了，动不了了，不如你先把抱到那个亭子里坐下再去叫人吧。」

我的呼吸吹在他后脑勺处，他耳根立即红了，抖着声音结巴道：「这.....不太.....好吧。」

「你不看不就好了，来，用这个蒙着眼，我给你说怎么走。」我拿出一方绢帕递给他。

谁知，手将将伸出一半，被人中途截走了，一回头，就看见苏应和气鼓鼓的一张脸。「我来吧，长平哥哥，你去前边叫人。」

苏长平看到他，松了一口气，飞也似的跑了。

我恼恨苏应和坏了我的好事，将半个身子挂在他小小一个人身上。「你不该让他走的，我确实崴了脚，疼得不行。」

苏应和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，心疼的不行，脱下外裳铺在地上，扶我坐下，一边替我揉脚，一边小心的吹着气。

他不开口，我也沉默着。

良久，他轻声说：「姐姐，利用我吧，长平哥哥心善，我比他更适合帮你报仇。」

这孩子，心思太剔透了。

我摸着他的头说：「你太小了，许多事都做不了。昨晚的事你也看到了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白利用他。」

「我想过的，苏长平若能杀了皇帝，我定护他周全。他若不能，我便陪他一同去死。这事他不亏，毕竟你们就算什么也不做，皇帝也不见得会让你们平安回去。」

苏应和仰头看着我说：「姐姐，你说的不对，小孩有小孩的便利。况且我与他们不同，他们有退路，我没有。他们的父王疼爱他们，只要肯跟朝廷服软，就能换他们回去。而我的父王，却巴不得我死在这里。」

他没认错，朝廷现在外强中干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皇帝不会急于一时跟藩王们翻脸。

这也是我为什么更倾向于引诱苏长平刺杀皇帝，因为跟他回楚州，耗时太长不说，变数也多。

苏应和又说，「姐姐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吧。」

9

四月午后的阳光，照在苏应和的身上。

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能看到他巴掌大的脸上，有一层细细软软的绒毛。

他的眼，极为黑白分明，清亮得很，长长的睫毛如鸦羽般，覆盖其上。

肤色偏苍白，但唇色却很红，犹如美人新涂的丹蔻。

他问我，「姐姐，你是不是听说我作为翎英王唯一的嫡子，备受宠爱？为了治好我的心疾，我的父王和我姨娘遍寻天下名医？」

不等我回答，他垂下眼睫，整张脸都黯淡下去了：「其实不是这样，我这心疾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下毒所致。当年母妃怀了我，我外祖便将姨娘送入王府，明面上是来照顾我母妃的，实际上是来爬我父王的床，巩固家族地位。」

「姨娘爬床成功，设计让我母妃捉奸在床，想激我母妃一尸两命，好独占我父王。我母妃心思单纯，没有多想，还向父王替姨娘求了名分。可姨娘根本不想做侧妃，便给母妃下了毒，我这心疾便是在那时落下的。」

「只可惜姨娘的愿望落空了。我母妃虽然去世了，但是王府的规矩只能续娶，不能扶妾室为正妃。父王疼惜她，一直没有迎娶新王妃。几年前他们也生了一个儿子，原本对我十分冷落的姨娘，突然开始关心我了。」

「你那天喂给我的药，便是她找人给我开的。那药我吃了三年，不见好转，反而发病越来越频繁。」他看着我，勾起一抹笑意：「我虽然知道，但是不得不吃，因为王府里都是他们的人。所以进京为质，对他们来说是死路，于我来说却是生路。」

「所以姐姐.....利用我吧，我比他们更适合做一把刀。」他牵起我的手摊开，将自己的手放到我的掌心里。

我说：「我可以帮你，但仅限于帮你杀掉那个在你身旁，还在监视你、给你喂药的那个人。你那么聪明，不会看不懂我的能力仅此而已。」

他想寻求庇护，但他找错人了。我受宠，只是一个假象。

毕竟我这公主身份，就来得太过尴尬。

正因如此，我于皇帝来说，更像是被他锁在深宫中，一只拥有华丽羽毛的金丝雀。

那些人怕我，顺从我，不过是害怕皇帝会降罪于他们。我没有实权，就不会有人真正听命和依附于我。

后宫尚是如此，更何况前朝。

「你与我不同，你这王府世子身份是实实在在的，比起我来，他们更愿意结交你。」我拂开他的手。

不远处，苏长平带来了苏牧，他们身后还跟着一群宫人。

他趁势抓住我的手，附在我耳畔说：「自打我进京都开始，我在父王那里就是一颗死棋了，因为他早就在为造反做准备了。可是姐姐，我只想与你一起盘活这盘死棋，毕竟两只无依无靠的孤狼，才会更加信任彼此，不是吗？」

他说得没错，在别人那里，我们是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。

这孩子，看问题太透彻了，一点都不像没有坏心思的小孩。

我借着他手上的力道，站起身来，看着一脸焦灼的苏牧，对苏应和说：「从明日起，你别来太子的宫学了，他不喜欢你。你去另外寻个倚仗，与我敌对的吴王苏英，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」

吴王是先皇后的儿子，当初皇后被废自戕时，他才四岁。因为是嫡子，皇帝也派了人好生照料着。

他母后和姐姐，以及外祖整族都因我而死，这宫里，没有人比他更恨我了。

苏应和与他年龄相仿，更容易得他信任。

两只孤狼放在一起，目标太大。越危险的地方，越安全。

「这朝堂，很快就有动荡了。到时我希望你是我最后的屏障。」我倚在他身上，低声说。

「姐姐.....」他还想说什么，却被苏牧一掌拍掉了他的手。

「繁霜，让我看看，你怎么样了？」苏牧忙着检查我的伤势，而苏应和则被宫人们挤到了人群外围。

我看见他的目光落在苏牧身上，隐在袖中的手，紧紧攥起了拳头。

那天之后，苏应和便称病了许久。

中途来旁听了一次筵席，便以功课落下太多为由，自请去了国子监。与其他皇子公主们一道，在那边的学堂里习课。

入夏后身体刚有好转的皇帝，因为贪凉进食了一碗冰糖银耳，咳疾复发，并有加重的趋势。

太医进言，让皇帝去北边鹿阳行宫避暑。

皇帝留下苏牧监国，带着我和一些皇子宫妃一同前去了。

等到秋凉后回京，再次在中秋宫宴上见到苏应和时，他已经和吴王苏英形影不离，看来已经深得苏英的信任了。

宫宴开始后不久，苏应和身体不适，去了旁边的偏殿休息。

隔了一会儿，我假装打翻了酒杯离席，进了苏应和隔壁的房间，整理衣裙。

这是我们事先约定好了见面的地方，交换一些不方便传信的消息。

哪知我刚刚在墙壁上敲完暗号，苏牧跟了进来。

与此同时，隔壁传来了苏应和的说话声：「许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？」

10

「谁？」苏牧起了警觉。

我扯住他的衣带，反客为主，一下将他扑倒在地，趁势挥手打掉了桌上的茶壶。

「殿下还约了人在隔壁？怎么，拿我当挡箭牌却不打个商量？」我伸手准备探进他的衣襟：「我知道你私下里玩得很野，但最好还是别闹到我眼前来恶心我.....」

他攥住我的手，一脸肃然：「繁霜，我没有。不是我的人，小心为上。」

这蠢货，监了几个月的国，居然学会了在我跟前端架子。

我松开他，任由他起身打开房门，一个人自阴影处走了出来，是他的侍卫鸿景。

他冲我点头后，脸上挂着一种古怪的笑意，跟苏牧回话：「是翎英王府的小世子，拉了一个小宫女在开荤。」

我松了一口气，苏应和够机敏。

他话音刚落，隔壁的房门开了，那小宫女哭哭啼啼地冲了出来。

衣襟散乱，梨花带雨。没跑两步，被鸿景拦了下来。

看见我们，又慌忙跪下，指着黑黢黢屋子内哭着道：「奴婢求太子殿下，公主做主，这屋子里有歹人，奴婢方才.....」

尚未说完，苏应和也擦着唇角的血迹走了出来，小宫女看清是他，又瞟了我一眼，立即住了嘴。

鸿景小声嘀咕：「哟，看样子没得手。」

苏牧冷眼看着苏应和道：「杀了他。」

我心下一惊，若现在鸿景真的杀了苏应和，完全可以用小宫女的证词，推托天黑没看清，以为苏应和是歹人。

眨眼间，鸿景手起刀落，穿透了小宫女的心口。

苏牧看着苏应和，冷声道：「世子下次看上什么人，大可告诉我一声，给你送去府上就行了。免得像今日这种情况，被人撞

见，容易攀诬你。」

我这才缓过神来，刚才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无论如何，小宫女撞见了我和他私会，必死无疑。

他说这话，不过是想气苏应和。

苏应和也不负他所望，捂着心口，顺着门口滑下，看着小宫女的尸体，半晌都开不了口。

一副气到心疾犯了的样子。

这时有人跑了过来，对着苏牧一阵耳语。

我对他：「你先去吧，我在这里照顾他。」

「也是，他现在还不能死，更不能死在这里。」苏牧皱着眉头说。

我脚下刚一动，他又将我揽了回去，附在我耳畔说：「繁霜，等我，很快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」

我没应声，走到苏应和身边，开始找药。

鸿景走时，还顺手拖走了小宫女的尸体，倒是省了我许多事。

待他们走远，我攥着那个瓷瓶问苏应和：「这药服了好几个月了，可有好转？」

「有，效果特别好，姐姐想不想看看我好了的样子？」苏应和勾着我的臂膀，笑着看向我。

几个月不见，他却是长高不少，五官脱了稚气，连声音也在变化。

我说：「别闹，说正事。太子已尝到了权利的滋味，看样子很快会有所动作。吴王那边筹备的怎么样了？」

他坐起身来，「几个老臣都联络上了。吴王外祖的几个旧部，连同他们手中的势力，接下来几个月都会陆续进京。」

我点点头：「总之，让他们要尽快拿到龙相卫的领兵权。太子那边我会看着，尽量替你们争取时间。」

说完，我站起身来，理了理衣襟，准备离开。

「姐姐，这就走了？多陪我一会儿吧。」苏应和一把扯住我一片裙裾，仰头望着我，一双眼眸水汪汪的：「太子那边我会想办法找人看着，姐姐，你别让他接近你好不好？」

「吴王的事，得有合适的契机，只有我才能把握好这个时机。」我拍拍他的脸说：「走吧，苏牧已经撞见我们一次了，可别再叫吴王的人撞见了。」

他松开了手，换上了笑脸：「那好，姐姐记得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会努力尽快成为能保护你，给你庇护的男子。」

他眼中滚动的赤诚，让我感动。

我说：「好，我等着那一天。」

11

宣应二十三年春，发生了一场宫变，是我主导的。

因为我想利用皇帝废太子的契机，给吴王铺路。

本来之前皇帝去行宫避暑，让苏牧在几个大臣的辅助下监国，发现苏牧也并非阿斗，废太子的意愿已经逐渐打消了。

因为他知道废了苏牧，各方势力争夺储君之位，必会导致朝廷动荡。

这是内忧。

而地方上，北边的翎英王正在积极活动，一边疯狂扩充私兵规模，一边暗中鼓动其他藩王，准备联合讨伐朝廷。

这是外患。

他的身体和精力已大不如前，不得不妥协。

可苏牧太蠢，猛抓权势的吃相太难看。

看不清皇帝有意扶植其他皇子与他抗衡，还在依附于他的群臣怂恿下，几次三番忤逆皇帝的意思。

甚至蠢到连他们定下要宫变的消息走漏了，都不知情。

我原本的计划是趁太子宫变之际，让吴王带着龙相卫救驾的。可眼下，皇帝自己就布好了陷阱等着苏牧来钻了。

这就让局势变得有些逆转。

说不定那天吴王带着龙相卫出现，皇帝一多心，还以为他也是来要自个儿命的，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

于是我提前去找了皇帝，让他将我赐给苏长平做世子妃，我去楚州做间谍，离间翎英王的联合之计，帮他平外患。

皇帝看了我许久，方说他考虑考虑，实际是因为他无暇顾及我到底在打算什么。

可苏牧急了，他来找我，问我为什么这么做。

我说：「这江山，我贺家几代人为了护卫它流了不少血。我再怎么拎不清，也知道国不能乱。」

苏牧自然也知道翎英王有反意，他在我殿中来回踱步。

良久，他定定地看向我：「这事，你休要再提，父皇那边我会想办法处理好，这两日你就别出宫门了。」

说完，他转身就要离开。

我拉住他，「三哥哥不多留一会儿？」

他顿了一下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最后在我唇上印下一个吻。

「等我.....」

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
他提前宫变了，皇帝没有预料到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吴王雪中送炭，救下了皇帝。安全了的皇帝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剑亲手斩杀了苏牧，他气极了。

当晚我坐在钟安殿，本来在等吴王大捷的消息，谁知却等来了一群面生的侍卫，凶神恶煞地闯了宫。

他们个个手持明晃晃的刀剑，以搜查乱党的名义，要置我于死地。

这宫里要我死的人太多了，我没多想，第一时间跳出窗户，疯狂地朝后殿墙下的狗洞跑去。

我幼时被皇子公主们欺辱，那狗洞助我脱了无数次的险。

长大后，我拓宽了它，就是为了今日这种情况能派上用场。

我飞快爬过狗洞，一边跑一边喊，「有逆贼，这里有逆贼！」

那些人铁了心要杀我，不顾会暴露的危险，很快越墙而过，还一边追我，一边朝我放箭。

我跑了许久，都不见有人来，应是皇帝那边出了事，人都去了他那边。于是我一路往南，跑到了宫中的内河边上，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。

那些人依然没有放弃，朝水面射着箭矢。那是一种小型臂弩，箭矢短小，但穿透力极强。

就在我力竭，游不动了之际，有人揽住了我的腰。

我以为是自己被追上了，拼命挣扎，对方将我按下水去，在我头顶说：「别动，吴王要杀你，我是来救你的。」

是苏应和。

我眼眶一热，很快又被河水浸凉了。

苏应和似乎极会水，他泅水的动静比我小多了，在幽暗的天色隐藏下，岸上的人渐渐迷失了我们的方位。

可即使没有箭矢的攻击，我们也得尽快上岸。

因为前面就是内河的出口，为了防止宫内的人出逃和宫外的人潜进来，那里安装了刀阵。

我不确定苏应和是否知道，扭了扭身子想冒出头去告诉他。哪知他以为我想换气，低下头就吻上我，给我渡气。

一缕月光透过水面照在他脸上，映出他俊美的五官。

连同他搂着我的强有力的臂膀，和结实的胸膛，都让我不争气地红了脸。

很快，苏应和也游不动了，他将头抵在我肩上，有气无力地说：「待会儿我引开他们，你上岸后，赶紧回你宫里去。这会儿皇帝的人，已经遍布皇宫了。」

我说，「那不行，咱俩得一起回去，皇帝那我有办法解释。」

他没应声，径自从我身上滑了下去，眼看就要被河水冲走了，我赶紧伸手去将他捞回来。

这才发现，他后背中了一只弩箭，箭矢几乎整个没入他的躯体里。

伤得太重，人已经失去意识了。

而岸上的人，还跟着我们在往下游跑，似乎也知道那里有个刀阵。即使我不上岸，他们看着我流入刀阵，也能回去复命了。

于是我将苏应和剥了个精光，又脱下我自己的衣衫，裹在他的衣服上，做出一个人形的样子，让它顺水飘下去。

而我拉着苏应和，在水底潜了片刻，才将他拖到岸上的草丛里去。又一路托着他，避开守卫，准备把他从狗洞搬回到我的钟安殿去。

这时，苏应和醒了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：「我不能跟你回去，你宫里人杂，容易传到吴王的耳朵里去。」

我看他说话都十分费力，什么都顾不上了：「你都快死了，还管什么吴王，你先给我活下去再说。倘若他这棵树不让靠，咱们再另外找一棵树，玉贵妃也是个很好的人选。」

「可是姐姐，你等得起吗？」他仰头看着我说：「姐姐，你想杀皇帝其实很容易，比如今晚我们不出手，他就死了。只是杀他的，不能是苏牧，因为你不想重蹈你娘的覆辙。」

是的，我不想做金丝雀了，所以我让苏牧做了吴王的垫脚石。

我也知道苏应和想说什么，这宫里的人都恨毒了我，不管是谁，皇帝死后等待我的，都是可怕的未知。

苏应和缓了一口气：「我从前想着，利用吴王替你报了仇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。可现在看来，你不死，他便不会罢休。所以姐姐，我不能拿你再去冒任何一次险，我现在得回去，才能做你最后的屏障。」

我还想说什么，前殿已经有人声了。

于是搬来原先隐藏洞口的遮蔽物，将苏应和藏好，嘱咐他：

「等我，我待会儿拿金疮药来替你取箭。」

说完，我飞奔回钟安殿，跑到寝殿内躺到床上，假装被吵醒的样子。

待在内殿服侍的两个宫女进来，刻意忽视掉她们眼中的惊讶，问她们，方才人都到哪里去了。

不问也知道，都是被人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支开了的。

一如苏应和所说，我宫里的人杂，各方势力都有。吴王想悄无声息地杀死我，只得做到细枝末节上。

其实以我和苏牧的关系，他完全可以用伙同太子谋反的罪名，先斩后奏的。

但他没有，因为他知道皇帝刚刚受了惊，最忌讳别人替他拿主意。

眼下他绝对不能与皇帝生嫌隙，他还得靠着皇帝的扶持，在一众兄弟姐妹中站稳脚跟。

苏应和也真的没有等我，待我打发了宫人，翻窗去找他时，那里只剩下一支短箭和一滩血迹。

那之后，他再见到我时，都刻意保持着距离，似乎也劝谏过吴王，他没有再对我出手。

我又一次在他们苏家人手里，得以苟安。

如我们所料，宫变之后皇帝开始钟意吴王这个没有母族庇护的儿子，时刻将他带在身边。

慢慢的，许多事情都要经他之手才放心。

一年后吴王开始接触政事，变得繁忙起来。

苏应和便得了他的倚重，举荐了职位，参与朝政和王府管理。

为了帮助吴王排除异己，他心狠手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很快，就成了京都人人惧怕的小阎王。

另一边，皇帝的身体在吴王的照应下，许久不见好转。他着急了，迷上了求仙问道，整日困在神佛的世界里，妄想长生不老。

宣应二十五年，七月，翎英王反了。讽刺的是，明明是造反，却打的是勤王的旗号。

勤谁的王？当然是吴王。

这几年，他把持朝政，皇帝和他的玉玺，就是个华丽的摆设。

但其余三个藩王，心跟明镜似的，知道他贪图皇位，都选择坐镇自个儿封地。

只是他们对皇帝挟持世子为质一事，始终心怀有很。所以对朝廷号令平叛一事，响应也不甚积极。

吴王趁机建议皇帝送藩王们的世子回封地，并且将我嫁给苏长平做世子妃，以争取东安王的支持。

为何要嫁我？当然是因为朝中只有我一个公主不姓苏。

可我知道，我这一走，随时都有可能死去。没看到皇帝死，我当然不甘心。

苏应和来劝我，他说他会亲自给我送嫁。

这一次面对面，距离上次宫变，已过去三年之久。

虽说我俩是盟友，但是有那么一刻，我怀疑眼前的少年，在敌人身边待得太久了，还能否信任他。

时光荏苒，他已经从一个病弱小孩，长成了一个权臣的模样。如今的他只需往人群里一站，便不怒自威。

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最终是我妥协了。

13

我终究还是低估了苏应和的野心。

从进京那天开始，他就在做一个局。

一个网罗了我、太子苏牧、皇帝、东安王、以及他父王的一个超大的局。

他从一开始找上我，就不是为了合作，而是要将我的美色，变成他棋局中最致命的那颗棋。

送我出嫁，便是触动这盘棋的关键一步。

皇帝自是不愿我嫁去楚州，吴王的野心，以及要置我于死地的仇恨，他都看出来了。

他这个人，就算是死，也想将我带到地宫去给他陪葬的。

苏应和抓住了他这个心理，私底下与皇帝达成协议，会在送嫁途中用人将我替换下来，再秘密送进皇宫，让皇帝秘密囚着。等他死了，就让我殉葬。

吴王如今势大，皇帝不想与他公开撕破脸皮，便私底下给了苏应和一块自由通行宫禁的令牌。

我们上路的第三天，走到了距离京都两百里地的金州礼县，苏应和便在我的饭食里下了药，让我染上了痢疾与风寒。

明面上以我身体不适，需要休养为名，让送亲队伍在驿站驻扎下来。暗地里，用一个女子替换了我，派人把我送去京郊的一间宅子里藏了起来。

而他和一队死士则带着那个替身，星夜进宫，在皇帝寝宫秘密杀了皇帝。

又瞒着阖宫的人，拿了皇帝的手令，去逮捕吴王。讽刺的是跟他一起去吴王府，先前就被吴王收买了的禁军统领严威，还以为这是他与吴王事先商定好的计划。

一直到苏应和真的在吴王府门外，一箭射死了吴王，严威都还以为苏应和是皇帝安插在吴王身边的间谍。

别说严威，就连吴王自己，到死也不相信，这个在低谷时期，像兄长一样陪伴他数年的挚友，会要了他的命。

严威是个识时务的，当即跪求苏应和替他保守与吴王私通的秘密。

苏应和笑着允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皇城禁军收服在自己麾下。连同先前已从吴王那里取得的龙相卫领兵权，整个京都都已在他囊中。

剩下的，便只是平外患了。

说外患不太贴切，毕竟造反的人是他爹。

苏应和多聪明，他一早知道翎英王要谋反，所以有些棋就是针对他埋下的。

比如，亲近东安王世子苏长平。

再比如，假意将我下嫁给苏长平为世子妃。

他在离开驿站之前，就部署好了平叛一事。

东安王消极应对朝廷平叛的诏令吗？苏应和便砍下了苏长平一只臂膀，让人快马加鞭给他父王送去。

明令他一句之内，不去他指定的地方截杀翎英王，下一次收到的就是苏长平的头颅。

另一边，他用皇帝的手令，一路给翎英王放行，让他轻装简行，快马进京。

最后，落入东安王的陷阱，身首异处。

平而几个在半路的世子，仍旧被送回京都为质。

至此，内有外患皆。

尾声

我在那间宅子里醒来时，大势已定。

他们说，苏应和派来接我回宫的人，已经在路上了。

那些人待我极其恭谨，看我都是一副看准皇后的眼神。有小宫女跟我感叹，娘娘您是苦日子熬到头了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我的仇人死了，那皇宫于我就是囚笼，我再也不想回去了。

所以，我在途中趁机逃了。于是便有了苏应和口中的，掘地三尺寻我的后续。

眼下，他将我捆在床榻之上，躺在我对面，满眼无奈地望着我。他说：「姐姐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要死了……」

说完，有太医进来，端着一碗汤药对他说：「陛下，该进药了。」

他没动，与我四目相对，僵持着。

慢慢的，他的嘴唇开始发紫发青，那是犯心疾的先兆。

然后，他开始极力控制自己抽出的身体，喉咙发出重重的喘咳声。咳着咳着，唇角便洩出血迹来。

「姐姐，你喂我，眼下我进药稍微迟一点，就会死的。」他看着我，对一旁的让他进药的太医的劝诫，视若罔闻。

这个疯子！

我问他：「苏应和，你不是好了吗？那个药丸，我们不是一早就替换了吗？」

他呵呵笑着，鲜血顺着嘴角，染红了他的衣襟：「姐姐，我若不吃那个药，我父王又怎会信我，还当我是那个一心想得到他认可的孩子？」

「姐姐，我与你不同。你只想报仇，但我既想报仇，又想护你。我知道，只有站在这天下最高的位置，才能护住你。」

「你看，我是真的.....为了你，可以.....豁出命去！」

他声音渐渐小了，呼吸变得微弱起来，狭长的眸子渐渐眯成一条缝，生气全无。

有宫人在求我：「娘娘，娘娘，你救救陛下吧。」

我冲旁边的人吼：「要我给他喂药，倒是先解开我呀！」

宫人七手八脚地解开我，我端过药碗给他喂药时，他已经张不开嘴了。我想了想，含了一口药汤在嘴里，吻上了他的唇。

苏应和一边喝药，一边在唇角掖着笑，伸手揽住我：「姐姐，你终究还是舍不得我死。」

我说：「我可以留在你身边，但是我不要做皇后，我要永远都是自由身。」

他答：「其实我都想好办法了，你不喜欢待在宫里，咱们就出去住。我也不做皇帝了，就做个摄政王，你觉得让谁当这个傀

「傀儡皇帝比较好？」

「其实吧，我觉得最好是我们赶紧生一个，我俩手把手将他培养成一个明君好不好？就是不知道，上梁不正下梁还有没有可能正。」

这.....我当然不同意呀。

我得好好想想，是做皇后好呢，还是做宠妃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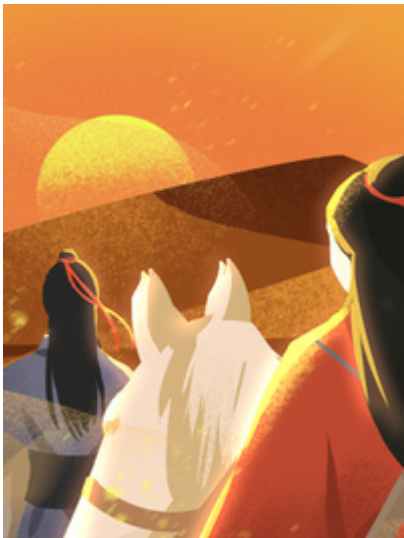
反正这皇宫我是不想住的，就住行宫好了，以苏应和的手段，他在哪，朝政就在哪。

我看着眼前美艳的少年，忍不住感叹，还真是让人莫名地有安全感呢。

该盐选专栏共 10 章，90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# 黑莲花成长手册：由「她们」主宰的言情故事

燕微雨

共 10 节

会员专享 ¥19.90

编辑于 53 分钟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